

# 追憶往昔 致敬時代 聚焦女性

## 賈平凹： 人生不過是個

## 「暫坐」的過程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賈平凹，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學界產量最高的作家，自1987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商州》出版，他便以平均每兩年一部的速度，推出一部又一部的長篇經典。2020年9月，作家出版社正式推出賈平凹長篇小說新作《暫坐》和《醬豆》，這也是賈平凹創作的第17部和第18部長篇小說。在談到《暫坐》時，賈平凹稱其可能是自己70歲前的最後一部長篇，而關於《醬豆》，他則將其定義為一部「寫給自己的小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在今年疫情之前，賈平凹最新的長篇算是2018年出版的《山本》。這部小說通過全景式宏偉視角，不僅訴說了秦嶺深處一場命運與人性交織、苦難與超脫並存的歷史大戲，同時也用較多的篇幅，對秦嶺裏的草木鳥獸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是「一本帶故事的秦嶺志」。而此次出版的兩部新作，一改《山本》鄉土題材的風格，不僅首次將筆觸深入到現代都市女性生活，同時「賈平凹」也作為小說人物在另一部作品中出現，這樣的嘗試也被很多評論家稱為是賈平凹長篇小說藝術上一個新的突破。

《暫坐》則是賈平凹的第二部城市小說，也是首部真正意義上的都市女性視角小說。《暫坐》以西安城為背景，講述了一群獨立奮鬥的都市女性在心靈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離世的夏自花為線索，以「暫坐」茶莊的老闆海若為中心，刻畫了紅樓群芳般的眾生相。

談到這部小說的創作靈感，賈平凹坦言來源於自己常去的一家茶室。而在《後記》裏提到創作緣起時，賈平凹亦說：「茶莊在的那些年，我每日兩次都在那裏喝茶，一次是午飯前，一次是晚飯後。喝到了好茶就只能再好，不能將就，我已經被培養成喝茶『貴族』了，茶莊卻搬走了。突然就有了寫《暫坐》的念頭。」

在《暫坐》講述的故事中，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這些都市麗人神秘而美麗，聚散往來之間，既深深吸引人，又令人捉摸不透。而茶樓裏的世態炎涼也如同社會的縮影，環環相扣的命運則展示着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這一次的寫作仍是日子的潑煩瑣碎，只是藉那翠姊妹之口和眼，看得到茶藝、書畫和古玩的美，悟得出上至佛道下至生活的智慧，然後寫出眾生之相而已。」通過讀整部小說，在大巧若拙、餘味無窮的文字背後，彷彿作者就在茶莊樓上，慈悲而關切地看着：人生短暫，且來小說裏坐坐。

評論家王春林說，正如同在浩大的宇宙時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陳子昂因而發出「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歎一樣，賈平凹借助於《暫坐》中那一群城市白領女性的故事所傳達出的，其實也正是人生太過短暫，整個過程差不多也就相當於到這個被命名為「暫坐」的茶莊坐着喝了一會兒茶的模樣。「人生終歸不過是一個『暫坐』的過程而已。」

### 回顧創作歷程的「生命之書」

另一部長篇新作《醬豆》，故事以《廢都》的修訂再版為開端，回顧了賈平凹創作《廢都》前後的心路歷程及出版後的境遇。《醬豆》的故事，被賈平凹稱為「無一事沒有出處」，小說虛實結合，「賈平凹」作為小說人物出現，重塑了《廢都》創作的時代背景，拋出了一個有血有肉的「賈平凹」形象，也拋出了自己對時代的探究、對人性的拷問，十分發人深省。

雖然在賈平凹的長篇小說中，《暫坐》排位17，《醬豆》排18，但嚴格意義上《醬豆》的「誕生」卻要早於《暫坐》。「《醬豆》比《暫坐》的草稿早，《暫坐》卻先在刊物上亮相。」賈平凹曾表示，「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暫坐》走的是電影節大廳前的紅地毯，《醬豆》從後門悄然去了會堂。

《醬豆》被稱為是賈平凹的生命之書，是一部賈平凹寫給自己的小說，是作者對往昔的追憶，也是對時代的致敬。賈平凹在題記裏寫到：「寫我的小說，我越是真實，小說越是虛構。」賈平凹說，之前自己所有的長篇小說寫作，桌上都有收集來的一大堆材料，或長之短之提綱類的東西。而《醬豆》沒有，根本不需要，一切都自帶了，提起筆，人呀事呀，情節場面就在眼前動，照着寫就是了。「《醬豆》的修改謄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每頓抓一把米做乾飯或稀粥，菜已經很少，一日三次的連水清膠囊必須保證，三個月的自我隔離，外邊世界有毒，我也有著，把它寫出來了，就是一場排毒。」

《醬豆》創作的順暢，也得益於賈平凹多年的筆耕不輟和對寫作癡迷的愛。「我是太熱愛寫作了，如鬼附體，如渴飲鴆。一方面為寫作受苦受挫受毀，一方面又以排洩苦楚、驚恐、委屈而寫作着，如此循環，沉之浮之。」在《醬豆》的《後記》中，賈平凹如此說，這也正是其為新作《醬豆》做的一個有力註解。

### 寫自己想寫又沒有寫的東西

1952年出於陝西南部丹鳳縣棧花村的賈平凹，20歲時便開始發表作品。而1975年自西北大學畢業後，如願進入專業創作



賈平凹被譽為是中國當代文學界產量最高的作家。



賈平凹為新作題寫書名。



《暫坐》



《醬豆》

己。」賈平凹坦言，初學寫作時大概會覺得自己無所不能，越是寫作，越明白了自己的無知和渺小。越寫越有了一種敬畏，敬畏大自然，敬畏社會，敬畏文字，作品常常是在這種敬畏中完成的，只想把自己體悟的東西表達出來，而不是僅僅用一個傳奇故事或一些華麗句子取悅讀者。「發現和表現靈魂的真實，以及情感的真實，才是小說的精髓。」

對於鄉土題材到城市題材的轉變，賈平凹表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可以說，不了解農村就不可能了解中國。「我大多數作品都是寫鄉土的，寫近百年中國的歷史演變。而隨着改革開放，社會發展，現在城鄉的概念進一步模糊，大量農村青年進入城市，農民和市民無法分清。」賈平凹認為，時代變了，社會變了，文學也應當隨時代和社會而變化。「再者說了，我在城市生活了40多年，也應該寫寫城市生活了。」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賈平凹。

領域的他更是如魚得水、才華盡展，40年來先後發表《商州》、《浮躁》、《妊娠》、《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病相報告》、《秦腔》、《高興》、《古爐》、《帶燈》、《老生》、《極花》、《山本》等16部長篇小說。其中，2008年《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賈平凹的每一部長篇都堪稱經典，而此次出版的《暫坐》和《醬豆》，剛一面世便收穫掌聲一片，讀者被故事感動的同時，亦為賈平凹寫作的創新而喝彩。但在賈平凹看來，這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到了這般年紀，寫作應該是隨心所欲的，寫自己長久以來想寫又沒有寫的東西。談不上什麼新變化和新面貌，只是像一條水流着，流到哪兒是哪兒，因越往下流的地勢不同，流量不同，呈現的狀態、顏色、聲響越不同而

# 旅法畫家藏淵 將中國詩意帶入西方幻境

作為一名藝術創作者，藏淵無疑是幸運的。在繪畫的世界裏，天賦與機遇是不可或缺的兩大要素，否則便大多只能夠淪為一項人生的樂趣。自小在以「民間畫家」為業的祖父熏陶下愛上水墨畫，並畢業於法國巴黎第八大學造型藝術學院和巴黎高等藝術學院，藏淵認為自己與藝術的關聯是天然的，「是我與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他說。

藏淵被稱為「西方當代抽象派的新代表」，但事實上，當年從家鄉陝西遠赴法國學習，他的心裏並不那麼篤定，甚至一度認為自己「難以融入法國的生活」。早在2004年，藏淵考入西安美術學院，那時候的中國處於一個藝術氛圍十分熱鬧的時期，既有傳統習作的延續和錦上添花，更有西方不斷衝擊的新奇文化在那裏落地生花，對於他來說，在藝術的精神世界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甚至滿足。「但是我學習的東西不允許自己局限在那裏，」藏淵說，「我明白要參透一件事情，沒有背後的歷史和文化支撐是做不到的。」他不遠萬里去法國求學，一待就是十幾年，與當地的同好一同生活、工作，逛遍大小博物館、藝術中心，「是個

很慢的過程。」他說道。

### 靈感源於商周青銅器

法國無疑是個藝術者眷戀的國度，但藝術的世界本就無國界，從上世紀之初的徐悲鴻、林風眠、常玉，到四五十年代的趙無極、朱德群、吳冠中，再到今天以藏淵為代表的第四代旅法藝術家，無一不在用畫筆感受和表達不同的文明和美術學。然而，關於中西合璧的理論談起來簡單，藏淵作為一個「實踐者」，卻是在漫長的時間中，遊走在法國與中國之間為他的繪畫和藝術理論定奪。

「無論是英國抽象畫家法蘭西斯培根還是唐宋文明，都是給我啟發和靈感的種子。」藏淵目前的抽象風格則主要源自於參觀位於巴黎的亞洲美術博物館時看到的商周青銅器，「從那些斑駁的器皿中感受到了抽象的魅力。」他說，「我習畫的啟蒙並不是西方藝術，而是自己用毛筆作畫，那應該是受到了外祖父的『民間』風格



《晨湖》



藏淵認為，藝術雖然不分東西，但各自表達、傳達意蘊的方式截然不同。



《春露》

所影響。」爾後，他在家人的支持下拜師從藝，學習中國水墨畫及書法等，「對墨影控制的基礎，對之後形成的風格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和幫助。」他回憶道。

近日，藏淵帶着自己的作品於香港天趣當代藝術館舉辦個人油畫展《味象之境》，是

次作品是他濃縮了東方的傳統美學思想，加以自己旅法多年的繪畫經驗的粹之作。「我認為作為一個作畫的人，同時必須是創作者、觀察者、呈現者和互動者，這些身份之間需要相互交融。」藏淵的作品以絢爛的色彩、模糊的輪廓和爛漫的詩意呈現出奇異的、如幻象般的風景。受法蘭西斯培根的影響，他在作品中構築的「空間」打破了既定的框架，賦予它「無限」之感，與此同時融合了中國西北的

慷慨豪邁和西方現當代藝術抽象的語言形式，更是向輝煌的唐宋文明表達了敬意，達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被評論界認為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豐富性和創造力的又一完美體現」。

藏淵認為藝術雖然不分東西，但各自表達、傳達意蘊的方式必定截然不同，他認為無論是否將東方傳統的神秘美帶往西方的藝術世界，他自己在法國甚至整個歐洲獲得的繪畫結晶亦有必要帶回來中國。「我希望能將多年的精神之沉澱，把時間留在畫布上。」他說。

畫展以《味象之境》為主題，當中表現了「澄懷味象，以形媚道」，是傳統文人畫作畫之精神，它彰顯着文人畫創作對個體主觀精神世界的尊崇。從西安到巴黎，藏淵將生命態度注入作品中，以人生的歷練為題，經過一遍遍地打磨、提煉、沉澱，並與畫紙上的色彩磨合，以一層層思考累積出生命的極致之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